

白晔◎著 中国首部紫砂传奇小说

紫砂壶

神秘的东坡汗露血珠壶，
掀起紫砂界腥风血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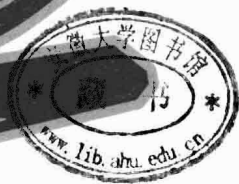
尘封千年的古龙窑里，
惊天秘密呼之欲出。

白晔◎著 中国首部紫砂传奇小说

紫砂壶

神秘的东坡汗露血珠壶，
掀起紫砂界腥风血雨。

尘封千年的古龙窑里，
惊天秘密呼之欲出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紫砂壶 / 白晔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29-05018-4

I. ①紫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2100 号

紫砂壶

ZISHAHU

白晔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万小红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胡 琳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·康志强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 印张: 21 字数: 35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18-4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流浪

1. 死亡倒计时 / 001
2. 汗露血珠壶之邀 / 004
3. 流浪儿当了回少侠 / 008
4. 垃圾场里的古龙窑 / 011
5. 拍得天价壶 / 014
6. 你们还相信根叶花实理论吗 / 017
7. 唐东被抛出五六米远 / 019

第三章 掉包

1. 紫砂炼泥工 / 042
2. 你这壶就是民国期间假冒的 / 045
3. 天下紫砂第一壶 / 048
4. 逃离古龙窑 / 050
5. 小仙女和盗贼的智力游戏 / 053
6. 灵山小作坊 / 055

第五章 壶案

1. 让这小子快消失 / 079
2. 双美寻踪 / 082
3. 姐弟重逢看守所 / 084
4. 朴是不是傻呀 / 088
5. 大师辨壶 / 090
6. 走火入魔树瘦壶 / 093

第二章 出土

1. 小仙女姜若水纵横捭阖 / 023
2. 清凉从她指尖传遍他全身 / 026
3. 仙女妈妈怀里掉出个树疙瘩壶 / 029
4. 单刀赴会 / 031
5. 功夫快的不如慢的 / 033
6. 天青泥可是见风就酥 / 036
7. 土妞下江南 / 038

第四章 双美

1. 新老师和小仙女谁更美 / 059
2. 代工壶匠 / 061
3. 满城皆知姜若水 / 064
4. 昆曲对手戏 / 066
5. 只有他与万物息息相通 / 068
6. 偏不跳龙门的鲤鱼 / 072
7. 月夜水之舞 / 074

第六章 壶怨

1. 乱世宝壶 / 097
2. 鲠鲮刀插进日本人脖子 / 099
3. 韶萍、雨荷避祸灵山 / 100
4. 月出幽谷 / 103
5. 武士刀刺穿裴大师手臂 / 105
6. 汗露血珠壶的歧路 / 107
7. 孤傲和积怨 / 109





第七章 战略

1. 兴师问罪 / 113
2. 日本人才是好买主 / 116
3. 盛情相邀 / 118
4. 大师召见 / 121
5. 这个笨蛋又把自己丢了 / 124
6. 这世界到底想怎样 / 126

第九章 离间

1. 为呆子量身定做的桃色陷阱 / 150
2. 我是一个大男人 / 153
3. 去地摊卖壶 / 156
4. 雨中跪拜 / 159
5. 跟踪骗子 / 162
6. 赌场筹钱 / 165
7. 低头原来是为女人啊 / 169

第十一章 转让

1. 你以为这是春秋战国吗 / 189
2. 同床 / 192
3. 棋子的效果 / 194
4. 说服小野家族 / 198
5. 你们这些可怜的寄生虫 / 201
6. 就这个吧,真男人啦 / 204
7. 西湖夜 / 206

第十三章 歧路

1. 1116号房间 / 224
2. 你到底为什么把他推给我 / 227
3. 铍羽名家壶展 / 229
4. 做汗露血珠壶有啥用 / 233
5. 阿浩反水 / 235

第八章 上山

1. 又一次不可思议的选择 / 132
2. 切泥片 / 135
3. 击蛇救美 / 138
4. 芸窗的擂台 / 141
5. 汗露血珠壶的心法及实验 / 144
6. 五层狮子玲珑球 / 147

第十章 遗命

1. 宝壶只为他一碎 / 172
2. 西天洞跳崖 / 175
3. 你怕啦 / 179
4. 撞车劫壶 / 182
5. 我真可以追她吗 / 185

第十二章 自由

1. 硝烟又起 / 209
2. 浑然不觉的危机 / 211
3. 外戚 / 214
4. 自由就是自然 / 217
5. 来自东方的古老路标 / 220

第十四章 起爆

1. 抓捕张三疯 / 240
2. 骗取化工配方 / 243
3. 毒紫砂的核弹 / 245
4. 交出树瘿壶你没大罪 / 248
5. 向芸窗求婚 / 252
6. 重获树瘿壶 / 254

第十五章 献壶

1. 屁罪,黑吃黑哑巴亏 / 258
2. 子弹钻进保安的眉心 / 261
3. 捐献仪式的辉煌与黯然 / 263
4. 拒爱之谜真相大白 / 266
5. 我现在还需要爱情吗 / 270
6. 3000万赎壶 / 273

第十七章 本真

1. 卷土重来 / 298
2. 约会 / 302
3. 本真之约 / 304
4. 上天为我降下了你 / 308
5. 汗露血珠壶该是个活物 / 311

第十六章 反击

1. 你来寻仇吗 / 276
2. 忽然而已 / 278
3. 登山何必登顶 / 281
4. 融化天地 / 284
5. 诡谲的多空对决 / 285
6. 胜负的临界点 / 289
7. 绝杀 / 293

第十八章 告慰

1. 小野一郎来访 / 314
2. 化泥功夫 / 317
3. 黑洞钻出毛乎乎的大脑袋 / 319
4. 自由和自首 / 323
5. 沸腾与空寂 / 325
6. 婚纱 / 329



第一章 流浪

1. 死亡倒计时

山东省海东县赤贝乡中学初二班级的课堂上，身材瘦长，面色晦暗的唐东站了起来，声调含混地说：“老师，俺要去吐血。”

教室很平静，学生们有的做笔记，有的看着黑板，只有一两个同学回头扫了他一眼，其中一个女同学被唐东憋着的脸逗乐了，把头使劲儿往课桌下拱。看得出，唐东这种刺激的行为，大家已习以为常了。中年女教师写完板书，回头平静地说：“去吧。”

唐东快步走到教室外的树丛前，吐出一大口血沫。他从书包里的课本上撕下一页纸，边擦嘴，边看着地上的血。今天吐的血量比以往都多，意味着自己真的快死了。他知道，再不开家，就来不及了。

在教室外的树丛前，他用脚踢着土，掩埋了血迹。

终于要死了！在死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“干一下”体育老师。这点他早就打算好了。

他蹲在地上，给姐姐唐艳写了一封告别信，然后绕到初三班级教室，推开窗子，把揉成纸团的信扔给她，骑上车就往体育老师家的地头奔去。他知道体育老师今天休息，一定在自家地里干活。

体育老师是他的三大仇人之首，另两个仇人一个是哥哥唐军，一个是樊老二。唐军是爹的儿子，自然干不得；樊老二是边防军官的儿子，初三的，学武术，他像个执著的花豹，常潜伏在放学的路上偷袭唐东。也正是樊老二的不服，他的偷袭练就了唐东的对打功夫，因此唐东最后也把他从黑名单里划了去。

唯有体育老师必须得干。这个体育老师专爱在女生面前奚落挖苦唐东，以至于每当体育老师兴奋到快痉挛时，唐东就知道，这家伙马上就要提到自己的外号了。

唐东的外号就是体育老师给起的。体育课跑圈或跳远时，唐东麻秆一样



的身子就散了架，嘴朝天上气不接下气地猛喘，一到这时体育老师就来了高潮，两个外号随着爽朗的笑声轮番喷射：“哈哈呆鸟”，“看啊这个瘸鬼”。

唐东开始想不明白体育老师咋跟他这么大的仇。后来体育老师在帮樊老二踢自己时，唐东总算听出点儿意思。当时他边踢边说：“你他妈不会求饶啊？我让你不吭声！我让你没表情！”

远远地看见体育老师，他被阳光晒褪色的红球衣在早春绿油油的田地里分外醒目。唐东把车停在田埂上，从车后架抽出齐眉棍，面无表情地向体育老师走去。

体育老师正在锄地，一抬头看见向自己走来的唐东，吃了一惊：“瘸鬼，你想干啥？”

唐东不吭声，他眯缝的眼里闪射着杀气，脚步也加快了些。

“唐东，你别过来！”体育老师看看四周，大田里有干活的人影，但都太远，就是喊也赶不过来。他粗壮的肌肉抽动着，一手提起锄头，一手从没膝的玉米垄里提起一个睡熟的孩子，护在裆下。

唐东一愣，步子顿住。孩子只有三四岁的样子，红脸蛋上粘着鼻涕和土，迷迷糊糊地抱着体育老师的腿站起来，看见唐东就笑了。

“唐东，有话好说，你咋这么小心眼啊？”

唐东没理他，单手提棍，又向前走了几步。

“唐东，你不上学了？”体育老师喉咙发紧地问道。在危急关头，他努力让唐东记住他们的师生关系。

“俺要死了！”唐东说。

“你、你、你只有一招，打不过我……”体育老师双手拿起锄头，对着唐东。

“把你娃儿弄开！”唐东说。

紧张的气氛把孩子吓坏了，他用小手拽着爸爸的衣角，哇哇地大哭起来。唐东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唐东，看娃的面儿，放过我吧，啊？”

体育老师边说边用脚推着孩子，孩子被绊倒，四脚朝天地躺在垄沟里大哭，开裆裤里的小屁股上全是泥土。唐东站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小孩。

就在这时，唐东听见唐艳的喊声，看到穿着花袄的她一边招手一边向自己跑来。

唐东看一眼体育老师的儿子，扔下棍子跑回自行车，蹬起来奔小路窜去。

唐东蹬车逃跑的时候,脑袋还是蒙的,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放弃,自己从生到将死,没做过任何事情,也没有任何长处,打架算是他唯一的本领,可如今,这个本领也没了价值。

在他的死亡倒计时里,报复体育老师是第一个任务,本来想得好好的,只要用尽力气,他基本就会丧失抵抗力,一顿狂揍之后,可以像港片大侠一样,对他说一句:出来混总是要还的!

开局就如此失败,生命最后的行程,也将像这16年来一样浑浑噩噩。想到这儿,唐东十分沮丧。

“东子,你别跑,爹知道把你腿打折。”唐艳又追上来了。

这时天空明艳如洗,山腰却有海潮飘来的薄雾,带着鲜腥的味道,太阳穿透树林,在山道上洒下冰凌一样的光斑。唐艳穿越在光斑里的身影越来越近,她头发蓬乱,满脸通红,一对乳峰随着剧烈的跑动,在打着补丁的花夹袄里滚动。

唐东破旧的自行车嘎吱作响,他狼狈地用力蹬着,终于在山坡上停下来。

“姐,俺的……咳血病……你再追,俺能累死。”

唐东边说边喘,血沫子已经从他的嘴角溢出。唐艳被镇住了,她停下脚步,咧嘴哭起来。

“东子,唐军那是瞎说,你不是捡来的,呜呜……”

“姐,别说了,俺就是不想死家里。”

唐东说完,蹬车消失在山冈后……

唐东快要死了的,消息,最早是哥哥唐军告知的,当时两人正在打架。

两人经常打架。唐军又高又胖,但唐东出手极快,常常是看见唐军一拳打过来,唐东才还手,两只干枯的手掌已经插在唐军的脖子上。唐东飞快的出手速度,是一个奇迹,很多大人听说以后,都不免感慨:看来谁都不是一无是处的,这个又呆又病的孩儿,老天爷偏偏给他个快手。唐东的手为什么这么快,谁都不清楚,全乡男孩都想破解这个谜。所以唐东几乎每天都得和好事者打架,为这,唐东的老爹没少挨别的家长的揍,更没回家少揍唐东。唐东也挺困惑,这手快的本事好像有用,但却是惹祸的东西。唐东跟人打架,基本上是一挥手,对方就捂住痛处退后了,但谁要是不怕疼,宁可挨几下,奋身上前与他肢体缠绕,唐东肯定崩溃,因为他的力气连同龄女生都比不上。唐军那天就是把唐东压在身下通知他的:“傻子,用不着俺打死你,医生说你活不过18岁。”





他信唐军的话并非诅咒，因为上次唐军的话就靠谱——当时他说：你不是我爹我娘生出来的，你是从海边抱来的。唐东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不少同学打输后都管他叫野种。

他死去的娘——唐东知道其实是养母，曾对他说，你是小时候高烧烧坏了肺，才落下这个咳血病。

后来，村里一个老光棍告诉唐东：你被你爹从海边抱回来时，发烧烧得像个火炭，直接送医院才抢救回来一条命。他记事以后，爹带他到县上和市里医院看过好几次，医院说他的一个肺叶已经变成筛子，里边的血管也都畸形，还有大量的病毒细菌。但医院拒绝手术，没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但更重要的，是因为他的体质太弱，八成会死在手术台上。可以理解的是，没有人愿意冒着病人死亡的危险，让一个暂时没有死亡危险的人去冒险。市医院说，济南、青岛、上海、北京的医院才叫大，也才可靠。

但家人终究没有带他去那些大医院。

2. 汗露血珠壶之邀

“这人吐血啦！”“快，让开点儿，让他躺下。”人们乱乱地嚷着，有的起身有的挪行李，把火车车厢结合部过道里搅得一阵骚动。因为人太多，忙活了半天，才算给唐东腾出个躺倒的位置。唐东躺在男男女女的脚边，眼神迷离伸长着脖子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，血沫从他张大的嘴巴里往外冒。

“他要透风，大家往后让让。”一个老民工说着，指挥周围的人往后退，此刻两边车厢里已经是水泄不通，其中一边是餐车，也都站满了人，中间一挤，两边车厢都跟着一起动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一个乘警从餐车连接着的卧铺车厢出来，用喇叭筒隔着餐车问。

“有人吐血了。”另一头有人大声回答。

“有生命危险吗？”乘警问。

“喘不上来气，翻白眼。”另一头回答。

“看他还能坚持一下不？到南京人就少了，我们马上用广播找医生。”乘警喊。

这时，卧铺车厢的门又一次打开了，一股清凉的风从卧铺车厢那边吹来，

迅速向前边车厢蔓延,让这些习惯了浊气的乘客们精神为之一爽。

一个小女孩把着卧铺车门,袅袅婷婷地站在风口中。

她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,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,束着马尾辫,白瓷一样精致的脸上,有一双细长的眼睛,漾着秋水般的光波。

人们看到女孩都不禁静了下来,就听到女孩对乘警说:“让病人到我铺位来。”

乘警回头看看她:“咋来?看看这么多人。”

女孩没说话,回身进了自己的车厢,再出来时拎着一个不锈钢拉杆车,然后搬动挂钩,就变成一副不大的担架。她把担架递给乘警:“用这个,把病人传过来。”

唐东被一双双手托到了卧铺车厢里。等他神志彻底清醒的时候,他发现自己躺在白床单的下铺上,刚想四下张望,就被对面一双深潭般的眼睛吸住了。

“医生来看过了,你这是肺病,要尽快去医院。”她说。

“好好。”唐东赶紧低下头,他不敢再看她的眼睛,也不敢再看她清丽的面庞,他胡乱答应着,一骨碌坐起身,看看自己的脏背心,下意识地用手在白床单上划拉一下。

“快躺下吧,再休息一会儿。”她说。

“没事了,谢谢你。”他说着,站起身要走。

“坐下!”女孩声音不大,但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见唐东一屁股坐下,她笑了,“我到南京下车,还有两个多小时,你都可以在这儿休息。你要去哪儿呀?”

南京!唐东想说自己的目的地也是南京,而且,南京也将是他生命的终点站。但他没说,一脸呆滞地看着她。他不想让这个美丽又有魔力的小女孩干预自己最后的仪式。

在他的死亡倒计时里,去南京看过长江之后,就没有其他计划了,在逃家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已经按计划,游历了齐鲁、中州以及沿途他所知道的名胜古迹。甚至,还在一个小火车站里,邂逅了一位也在逃家的女孩,并在同行的半个月中,得到超额的人生体验。而此刻,他恰巧走完了所有日程,也恰巧到了18岁。

“为什么不去宜溪看看?”小女孩黑洞一样的眸子对着他,像看懂了他的心思。

唐东一时没反应过来她的话,因为他忽然有点儿不安:这么长时间,也没看像她家长的人出现,他反问:“你、你一个人坐火车?不怕?”

女孩咯咯地笑起来,然后摇摇头说:“怕什么?我从去年开始,寒暑假就自



己去北京看我爸了。”

“就凭这丫头的精灵劲儿，坏人碰上还不得被她卖喽。”上铺大叔蔑视地瞥了唐东一眼，显然这一路上对女孩有了认识，旁边的人也跟着乐呵呵地附和。

“我问你呢，为什么不去宜溪看看？”

“宜溪有啥？”

“宜溪很好玩的，比如太湖、比如紫砂壶……”

“太湖听说过，紫砂湖大吗？有咱山东的微山湖大吗？”

周围铺位上的人听见唐东的问话，都爆笑起来。小女孩也嫣然一笑，说：“紫砂壶是用紫砂泥制作的茶壶。不过你说它是湖蛮好，这个湖将越来越大，因为它流出来的是东方的思想和价值。”

唐东抬起头，他被这句话拨动了心弦，一脸呆相地品味着她的意思。

小女孩不知为什么脸红了一下，她递给唐东一本叫《江苏旅游》的小书：“送给你了，这上面有几页是介绍宜溪和紫砂壶的。”

女孩坐在唐东同一铺位上，戴上耳机捧起一本挺厚的外文书看起来。唐东翻翻小书就有点儿犯困，靠着窗口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直到被上下搬动行李的人惊醒，他知道南京站快到了，就在他往窗外一瞥的时候，看见了长江。

长江如镜，被流云投影五色光斑，远处往来的轮船，用白线划开浓彩的水面。几只鸥在车窗前掠过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
他选择最后看长江，跟这个诗句有关系。他把它翻译成谁死长江都流，这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公平的。

死亡倒计时即将结束，最后的环节就是捕捉魂灵与肉体分离的经典刹那。他想求证一下，人死了，真的就看不到长江流淌吗？

看小女孩的白裙子在站台飘远，他才悄悄地跟着下车。他开始还想她如果碰上坏人，自己也好出手，但随后觉得自己的想法可怜，谁会稀罕自己的援助呢？尤其这个非同一般的“小大人”。

出站口没人验票，就没人送他去车站饭店刷几天碗，他常会主动接受处罚，因为这样很公平，刷碗顶车票。但今天他顾不上这些，他要跟上小女孩，他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小女孩和自己存在某种说不清的联系。

在火车站广场，小女孩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飘飘的白裙子消失了，只见一缕渐远的尾气。

他躺在秦淮河边一个长椅上。秦淮河虽然比他想象的窄小，但半夜里还

真有“烟笼寒水”的意思，露水一会儿就打湿了唐东的背心短裤。他冷得睡不着，爬起来翻出《江苏旅游》的小册子，在路灯下找到宜溪的章节，先看太湖，又看紫砂壶，眼睛累正想合上，忽然看到一幅大胡子古人的画像，他觉得画像的线条看着很舒服，就看了说明，是苏东坡和汗露血珠壶的故事。

故事在边栏上。他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一连看了三遍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

宋真宗景德元年，宜溪书生虞氏募僚军中，随长官驻守北方祁州城。辽兵大举进犯，围困几日后破城，宋军与部分百姓突围后又遇追兵截杀，溃散中一大户人家将美貌女儿托付给虞生，并许为侍妾。

两人南逃的路上，不但要躲避辽军，还要防着散兵流寇，只得昼伏夜行。也是患难催情，同生共死之间便有肌肤之亲。而每有缠绵，女子身体就凝结出满室清香的汗珠，书生诧异，给她取名唤做“馨儿”。

不料临近澶州时，被辽兵小队游骑发现，追到半冻的冰河之上，眼看不得走脱，馨儿催促虞生快逃，自己除去男子头巾和袍子，露出女儿颜色，把敌兵注意力都吸引过来。然后趁虞生逃走之际，一跃入水顺流漂下，眼见得辽兵下河围拢上来，馨儿自溺而亡。虞生得以逃脱。

馨儿死后，魂随虞生南归宜溪，并依附在他常把玩的一只砂壶上。每当煮沸茶汤，壶身就沁出细小清香的汗珠，壶体也变得细腻光润，虞生想起了馨儿，从此沉迷此壶。族长闻听侍女附壶的事儿，认为两人主仆身份不合礼制，令人夺壶砸之，壶不碎，又令人偷偷埋于乱冈之中，虞生跪请改葬于家族墓地，不允。虞生憔悴，泣血而亡，死后魂也附于壶上。

数十年后，壶被人意外发现，交给仙居宜溪的东坡先生。用它事茶，壶身便有似血汗交融的琥珀色水珠。东坡先生大为惊奇，便在诗文中录下这把壶的故事，并命名为“汗露血珠壶”。

后来在贬谪中，汗露血珠壶遗失，东坡先生痛惜之下亲自制作，未成，又遍请天下名匠制作，皆无功。晚年写下“汗露血珠香紫瓶，慰我怅然当后生”的诗句，邀后世名师大匠，续做此壶。这便是紫砂界的终极命题——“汗露血珠壶之谜”。

唐东看得百感交集，感觉馨儿就活生生立在眼前，颇似火车上白衣女孩



的模样。就在他心驰神往的时候，警察来了。

他被带到收容站，在讯问遣返地时，他说了宜溪。

早晨，吃了馒头，他被送上卡车。卡车穿行在锦绣江南的大地上。公路旁是绿油油的茶山和黄嫩嫩的花菜。

唐东站在车厢上，清风鼓动他油油的打成辮的长发，不大的眼睛里隐现一种安然的神采。这是倒计时之后新的出发——既然没死，活一天就赚一天。

远处山丘后边，隐约显出一座并不起眼的城镇，车停到路边，驾驶室伸出一个脑袋冲车厢里问：“宜溪到了，谁？”

唐东从车厢里被推了下来……

3. 流浪儿当了回少侠

他用木棍挑着书包，腰间系着收容站给的旧外套，身穿一件脏脏的坎袖背心，甩着黑瘦的臂膀走进城镇。他没心思欣赏这座白墙青瓦的古镇，在一个水巷边，他躺倒就睡去了。

他梦见白裙子的馨儿拉起他的手，驾着香风来到一个大殿前，打开香案上的一个绸布包。是汗露血珠壶吗？他问。馨儿笑笑，一层层揭开绸包，最后一层打开，是一盘热气腾腾的白面包子……

“喂，醒醒！”一个老头用脚尖踢着他的鞋底。老头的旁边，有个装着炉子和笼屉的小推车，一个箩筐里，满是荷叶糯米肉包。

唐东看见包子，咽着口水。老头见状，递给他一个：“走吧，走吧！”

唐东接过肉包吞咽起来，问：“大爷，俺想学做壶，做壶的人都在哪儿？”

“做壶的好几万人呢，你做什么壶？”

“汗露血珠壶呀。”

老头看看四周，又看看唐东，忽然爆笑起来，笑到岔气才说：“宜溪有好多神话，还有到河里杀蛟龙的，你想学不？”

老头一边给唐东指道，一边笑。

唐东没走多远，就见到了很现代的大街，街上人多车多，有不少高楼和广场，还有绿化带和路灯，看起来和他走过的几个大城差不多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街变窄些，路两边赶大集一样满是摆地摊的，摆的都是茶壶，上百个摊子都卖

一种东西，这让唐东挺震撼。

正想问汗露血珠壶的事儿，人群忽然一阵骚动，摆地摊的纷纷卷起茶壶和板凳奔逃，仿佛闹市里出现了猛虎。唐东从迎面溃逃的人缝里看见两人正挥动手里的家伙，一路追打小贩们，满地都是滚落的茶壶。突然，唐东听见一声脆响。这声音他太熟悉了，唯有手掌和脸颊高速结合，才可能有这种音响效果。

追赶的一时髦的小伙扇了摊主一耳光，同伙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不说话，用两手来回倒玩手里的棒球棍。挨打的黑小子一边求饶一边来回躲，躲的幅度大了或者想跑，玩球棍的壮汉就踢上一脚。时髦小伙拎一根三尺长的角钢，但并不用，也不用拳，而是很耐心很专业地只用一只手扇嘴巴子。他低头盯着黑小子的脸，随着他躲避的节奏晃动着，瞅准空当马上就是一个耳光。

其他摆地摊的人不再跑了，都远远地看，很冷静。时髦小伙用手里的角钢指指四周：“你们看好啦，不服就是这个下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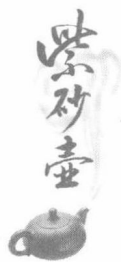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摧残人意志力的打法，把唐东看得汗毛直立。他走上前喊道：“差不多得了！”

壮汉斜眼一瞪，没表情，当唐东跑到黑小子跟前想把他拉出来时，壮汉一挥棒球棍，唐东肩上一麻，身子摔出两米远。

唐东捂住肩头爬起身，拾起自己掉在地上的木棍。壮汉也不吭声，抡起棒球棍砸向唐东面部，唐东屏息定睛中，看清了棒球棍的来路，仿佛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，他看准空隙，一挺手中木棍，捅在壮汉的喉结上，壮汉一口气没上来，眼前一黑，仰面跌倒。远远围观的看客们一阵惊呼。

时髦小伙放下黑小子，横抡角钢，向唐东扫来。唐东在角钢尚未到达的间隙，与时髦小伙一错身，后背反手出棍，结实地击打在他的喉部，时髦小伙立时扑倒在地。壮汉站起身，和后爬起的时髦小伙捡起家伙，一对目光，一起舞棍向唐东扑来。唐东知道，如果身体相撞或双棍相交，自己定然死路一条，死也不能死他们手里。他一咬牙，对，就把他们当体育老师得了。在壮汉近身的时候，他瞅准棒球棍从下向上的来路，并没躲闪，当壮汉渐渐加力，挥动的线路已经无法改变时，唐东猛一后仰，棒球棍从他的鼻梢上呼啸而过。与此同时，唐东侧手抡棍，借后仰成弓形的爆发力，重击在壮汉的喉头上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壮汉双膝跪倒，瘫软在地上。

唐东不敢去看，他怕时髦小伙看出自己已经耗尽气力，他慢慢地转过身去，把背影留给倒在地上的壮汉和惊呆了的时髦小伙。



当唐东转身的一刹那，绝对像电影里的大侠，看客发出惊叹声。现场的人，包括时髦小伙，都看出这不是一个级别的角斗。围着的人都慢慢靠近，有胆大的人说：“快走，再打，命都没了。”

时髦小伙扔掉角钢，想说几句江湖狠话，但咽了回去。他用力拽起呜呜呻吟的壮汉，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
唐东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见大家还围着，对肿着脸的黑小子说，“把我扶到你车上，咱们走。”

唐东上了车，黑小子蹬着倒骑驴回头问唐东：“少侠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俺是流浪来的，想学做茶壶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门派的，少林还是武当？练的是锁喉功吗？”

“没练过，就是眼快手快，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一定神，动的东西就都变慢了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黑小子又回头，看见唐东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说，“你能一起打过几个人？”

“要是不下狠手，一个人都打不过。”

“完了完了，你今天把他们打了，他们肯定饶不了咱俩，他们是张三疯的人，你这不是找罪受吗？”黑小子说完，也觉得自己的话不地道，赶紧说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”

唐东想，自己是个没有未来的人，而黑小子活的日子还长，得罪这些流氓，是够麻烦的。也就不介意地说：“算了。他们为啥打你？”

“这是个黑市场，因为这里是丁蜀镇的主道，外地过路和旅游的都要带上宜溪特产紫砂壶，因为方便，他们就在这儿路边挑上几把，时间长了买卖壶的人多起来，就形成了这个马路市场。因为最近几个紫砂厂不景气，下岗的多了，卖壶的人就更多了。有个日本人看中这个买卖，在这条路上建了一个大厅，叫宜溪紫砂壶展销中心，专对旅游者，于是就想法子驱赶我们这些蹲马路的，撵不过来时，展销中心就请了张三疯手下阿浩，就是打我嘴巴子的小伙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的倒骑驴就被抢走了。”

“你们那么多人，咋不跟他们打呀？”

“阿浩他们忒凶，敢还手的你今天是头一人。”

“俺把他们打了，你以后咋办？”

“他们能摸到我家，家是回不了啦，壶也不好卖了，要不咱俩拉脚得了。”

“拉脚？我想做壶！”

“做壶还不如拉脚呢，宜溪讨不到女人的都是厂子里做壶的。”

“那他们咋不做那个，做那个汗露血珠壶，肯定好卖。”

黑小子回头瞅唐东一眼，有点语重心长的意思：“爷，那是故事，行里人没提这话头的。”

“苏轼都用过，他也说谎？”

“你要是再吃点儿苦头，就不做梦了，哥们儿那不是咱操心的事儿。喂，我知道一个住的地方，冬暖夏凉，还不花钱。”

“行啊，在哪儿？”

“古窑，就在蜀山后山腰。”

唐东随黑小子指的方向望去，远处并不高的小山上，有云雾缭绕，山上有庙宇和东坡书院，青幽幽的飞檐映衬着婀娜绿树，显得既庄重又幽雅。

4. 垃圾场里的古龙窑

黑小子叫江成国，比唐东大一岁，他说的古窑，在蜀山北坡的坳子里。

蜀山南坡是一个不算繁华的市集，而西边山脚下是一条很古老的小街，小街很窄，有的地方容不下三人并行，街边鳞次栉比的小二层楼，大多是清代建的。这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这条深深的小街过去住的都是紫砂大匠，包括现代的众位大师。而如今，它早已衰败，就是白天也很少见到人影。蜀山北坡则更为冷清，尤其这个坳子，几乎成了建筑垃圾场，其他几个残窑，已经半埋在垃圾里。除了偶尔有轰鸣的大翻斗车开过，平时来这里的人多是晨跑锻炼的、雨后采蘑菇的。窑口里时常住些捡破烂的人，还有附近打短工的，但谁都不会在这儿长住。

江成国领唐东来到了窑前，这是一个长达六七十米的长串窑。江成国说，这种古窑叫“龙窑”，龙头在坡下，是喂柴火的地方，龙尾盘到山顶，是窑的烟道口，“龙”的两侧，有几个门和很多像飞机舷窗一样的开口，是往窑肚子里放泥坯、投柴火、看火情用的。唐东钻进窑门，窑内堆着许多垃圾和没有搬走的泥坯，将本来通透的窑膛堵得严严实实，看来这个窑被遗弃起码有几十年了。唐东和江成国在两个相邻的窑门处开始清理，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造了两个